

外交官口角春風口說好話也要三思

外交生涯四十年趣事憶舊之二

● 劉瑛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吉人之辭寡

常言道：「言多必失。」常言道：「禍從口出。」而作外交官的，說話尤其要謹慎。

晉朝的王羲之號稱書聖，到今日為止，代代都有法書家，還沒聽說有誰能在法書上超過他的。他有七個兒子。有一天，他的三個兒子——操之子重、徽之子猷、獻之子敬——往謁謝安，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他們三人離去後，坐客問謝公：「他們三個年輕人誰比較好？」謝公說：「小者最勝。」小者是指

子敬。坐客又問：「何以知道呢？」謝公說：「『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所以知道。」

按「吉人之辭寡」這一句話出自易繫辭。意思是說：「君子不多言。」

筆者任司長之時，部長是朱撫松。每年年終，朱部長照例有一個盛大的午宴，大概有十來桌，邀請各大媒體跑外交新聞的記者，答謝他們一年來和外交部的合作。

主桌當然是由部長任主人。其餘各桌則分由應邀來陪客的各司處正副首長為主人、副主人，大致一桌十人

，主人副主人外，來賓八人。

宴會開始時，部長致詞，對年來各位記者的充分合作表示感謝之意。

而後是一些祝福來賓新年如意、萬事順利的吉祥話。最後，朱部長以幽默的口吻提醒同仁說：「今天在各位同仁四周的都是記者小姐、記者先生們。他們都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都是一等一的挖新聞的好手。所以，各位同仁說話，可得千萬小心。」

第一道菜上桌，我舉杯敬酒。我對同桌的八位記者說：「各位記者小姐、記者先生，今天在諸位四周的都是資深外交官，他們的外交詞令那都

是大大有名的。所以，諸位對他們所說的話也不必太過認真。」說得記者們哈哈大笑。

泰京中文報的社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筆者時任駐泰王國代表。第二十四屆中文報協年會在曼谷召開。與會的記者、報人，來自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和香港。約有近兩百人參加盛會。

年會於二十三日上午閉幕。中午由介壽堂慈善會主席李光隆先生在國賓大飯店邀宴與會代表。筆者也應邀出席、並致詞。

當時，由於兩岸三地都有代表出席，措辭不易，筆者避重就輕，只談報業，不涉敏感問題。莎士比亞說：「簡潔是文學的靈魂。」是以筆者的致詞，以簡潔明白為主。而幸未出差錯。次日，曼谷的華文報之一的工商日報在第一頁刊出「及時風」先生以〈吉人之辭寡〉為題的社論，全文如

吉人之辭寡

第二十四屆世界中文報協年會已經于二十三日圓滿結束會議，同日中午，介壽堂主席李光隆與各位委員，特地在國賓大酒店歡宴出席會議的各代表。

宴會中，國府駐泰代表劉瑛先生應邀起來講話。

及時風雖然是個超然於黨爭的人物，但身為報人，卻不免要聽聽劉瑛先生在這樣一個場所將如何「措辭」？

身為業餘作家的劉瑛先生，實在不愧是個能言善道的人物。他從世界中文報協年會的意義談起，引述了別人的說話，指出下一個世界也許將為亞洲人的世紀。誠如是，則下一世紀也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劉瑛先生就從這樣一個課題之下講下去，言簡意賅地強調了中國人在

下一世紀的世界人類大舞台上或將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中文報所肩負的重要任務。

劉瑛的通盤講話，只提到中文報、中國人，卻巧妙地避開涉及「中國」的字眼。

因為如果提到了當前的中國，劉瑛先生就得涇渭分明地分清了兩岸的「兩個中國」的稱呼。而在場參加宴會的，除了台灣一方的報人之外，也有來自中國大陸或是香港的大陸一方的報人，涉及了對當前中國的稱謂，那就很難把措辭掌握得恰到好處了。

能夠巧妙地「避而不談」，正是劉瑛先生在這樣一個場所最得體的詞令。

一個人在公眾場合中，總不能因為人家請你起來講話，便暢所欲言，而毫不顧及整個環境條件的許可性和適當程度。

及時風眼觀在座的大陸方面報人，在劉瑛的講話結束後，差不多一致

後，他在文中舉出若干胸懷正氣的人。他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我相信各位記者女士、記者先生都曾讀過這篇文章。其中『在齊太史簡』一節，是說齊國的棠邑夫人長得非常美麗動人。這位女士和齊景公、齊國的大夫崔杼都有姦情。她的先生死了，崔杼搶先一步，把棠邑夫人接到家中作小老婆。而齊景公仍然常到崔家來和棠邑夫人幽會。崔杼忍無可忍，一次齊景公來幽會棠邑夫人時，唆使下屬把齊景公給殺死。崔杼找來太史，要他記下齊王的因無道而遇害。太史當即在書簡上寫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殺了，找他二弟來寫。這位年輕人毫不猶豫，提筆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給殺了。再找老三。老三也不屈服，照樣寫『崔杼弑其君。』崔杼不得已，知道再殺也無用，因此把老三給放過了。

前幾天攝影學會，本人曾稱讚攝

影家是君子，因為他們『隱惡揚善』，總把事物好的一面呈現給世人。但是記者的責任卻不同，他們要對歷史負責。社會好的一面要報導以勸世，社會黑暗的一面也要報導以警世。即使刀劍架在脖子上也不能退縮。他們應該像齊國的太史，不能以只作一位君子為滿足，他們要更上層樓，為世間保持這份正氣。」

致詞完畢，臺下一片掌聲，久久不絕。

回到座位上，我對紀雲程說：「紀大哥，我的解說您還滿意嗎？」

他說：「代表真能講話。您這麼一解說，我不但不覺得洩氣，到還有點洋洋得意、飄飄然。以作記者為榮呢。」

紀雲程原在香港任職，曾作過許多歌詞。如有名的「相思河畔」一歌便是他作的歌詞。

胡適以牙還牙

當外交官，個人的尊嚴要十分珍惜，因為外交官不但代表他自己，還代表他的國家。若有人對你說些不禮貌的話，你必須回敬他。但必須要有技巧，要有幽默感。而且很婉轉，才算高明。

胡適之任駐美大使時，有一次應邀赴某大學演講。主講的連他共兩人。他因緊急公事，耽誤了幾分鐘。到達演講場所時，另一位主講人正在演說。他為了不驚動聽眾，在聽眾席最後一排坐下。旁邊是一位趾高氣揚的年輕人。看他年紀，可能是研究生或高班學生。

胡適剛坐下，那位年輕人問道：「Mister, What nose are you?」

通常有禮貌的人稱呼年長的人為 Sir。約旦國王答記者問時都稱對方為 Sir。稱別人為 Mister，已是不禮貌的行為。（若稱 Mr. Chang, Mister Lee，則當然沒有問題。）再問人家叫什麼 nose，更是可惡！

胡先生微笑的回問：「什麼 mese ？」

那位年輕人說：「我的意思是說……你是 Chinese, Japanese 還是 Vietnamese。」

胡適仍然保持微笑的態度，說：

「我是 Chinese。」然後，他反問那位青年：「What-key are you?」意思是：你是什麼 KEY。

那年輕人不懂：「什麼 KEY?」

「我的意思是說，」胡博士接口道：「你是 Yankee (美國北方人) donky (共和黨員、頑固的人) 還是 Monkey (姦商、頑皮的孩子)。」

那位青年自討沒趣，只好結結巴巴說：「我是紐約客 (New Yorker, 即紐約人)。」

但他心有不甘，還要刁難胡適。

他再問：「台上那位先生的演講你都聽得懂嗎？」

胡適說：「他是我的學生。雖然說的不太讓我滿意，總算他盡了最大

的努力了。」

那位青年這才服服貼貼的不敢再囉嘛。

而後，主辦人員發現了胡適，請他坐上講臺。接著便由胡適演講。

胡適是有名的哲學家，他演講的題目是儒家哲學。他的英文程度好，

口才也是一流。他深入淺出，詮釋了

儒家的見解。且不時插入有趣的小故事，雜以幽默笑話，博得聽眾好多次的熱烈掌聲。

演講會結束之後，在出口處，胡適正好遇見了那位青年。胡適對他笑笑。那位青年一臉尷尬，溜了。

聖文叢書

無所不談札記

邵鏡人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

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無所不談札記、憶昆明、一代學人柳詒徵、項羽新傳、感懷于右任先生、袁世凱的悲劇、民初政壇秘辛、蜀中遺老趙照、五卅慘案回憶錄、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清代江蘇兩賢哲、梁鼎芬的風範、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天才詩人黃仲則、樊增祥與易順鼎、王國維其人其學、民主運動的新階段、一代學人陳含光、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臺幣壹佰捌拾元。

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